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九百五十四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秋官司寇上

鄭鏐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

之司寇

○李嘉會曰疏以寇者害也蒙上九曰利禦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

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

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衰世隨意所造故晉有士滎為大士陳

有司敗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為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

國聖人設司寇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不可禁然後

以刑見其愛惜保護斯民恐陷於罪戾

○孫氏曰不曰掌邦刑而

曰掌邦禁禁明則刑可不用○鄭鍔曰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

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
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
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
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起吉反

四

方

鄭康成曰典法也

○易氏曰典常也舉皇極之道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

鑑

執中曰民夫其常則立法以治之使復其常乃謂
之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 ○

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別
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康成曰詰謹也書曰王耄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鏐曰四方與邦國一耳

○王昭禹曰邦國謂中
國也四方謂四夷也

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

有不率者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
縻而處之或不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
告之辭詰之不改然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

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寬故言詰治內者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寬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事異

○呂氏曰司寇掌邦

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鄭鍔曰國之新者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

荒遠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

○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

之國如申伯封謝齊徒臨當皆新立也

教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

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憫其為未化之民

○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

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人

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懲

其有過中之民可也

○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曰平國之民

素閑政教苟有罪不可赦也故三刺三宥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戾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

國之亂者叛逆篡弑之國

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黃

氏曰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凡在官在宮者殺無赦班孟堅以中典為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為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之制及觀其所宜而

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之使適於安而

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乂之用中典以正直乂之

用重典以剛乂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易氏曰以聖

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進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狩三曰鄉刑

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願糾暴

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

氏詳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

軍刑間於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
曰官刑謂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
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
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
事父母為孝能其事職事修理愿慤謹暴當為
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
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
而已○王氏曰野刑為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

軍刑為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為教故上
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為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
致能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
劉執中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
故六卿各職其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
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
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
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

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為上以不致力為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爰舍也治兵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以用命為上以不死守為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為上以不致

孝為糾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為上以不稱職為糾則天官之治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為上以不致其恭為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之大

典聖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典之正莫得以成之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鄭鑄曰觀此五刑之用而有所上所糾之意則愛人而不忍刑可見墨劓則宮大辟五者刑之名也五刑之名固不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蓋或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鄉民犯焉有在官者犯焉有在國者犯焉故也野中之民犯刑曰野刑刑其不率於田野之中者也然野中所上者勤於農功爾苟其人在野常自力不怠今雖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勤力於農而宥之可也軍中之人犯刑曰軍刑刑其不率於軍中者也然軍中所上者能用命爾苟其人在軍常謹守部伍而不散離今

日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堅守之故而宥之也不率於鄉中而犯刑則曰鄉刑然鄉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人平日鄉黨稱其孝今雖犯刑又察其在家能孝其親而宥之可也不謹於官職而犯刑曰官刑然在官所上者才能爾苟其人修舉職事事成効著今雖犯刑又察其能足稱職而宥之可也不率於國中而犯刑曰國刑刑其不恭謹於國中者然國中所上者愿慤而已苟其人平日能恭敬而不慢今雖犯刑又當察其在國有恭敬之實而宥之可也暴字鄭康成以為當作恭蓋言糾暴則與上糾力糾孝之文不類也五刑各有所糾如此經言糾其德行糾其過惡之類皆謂其難知故糾之也民有不幸而犯刑者苟不察其平日有可取之善遂從而刑之抑何無決擇歟故糾之如此糾而無可取則刑之無愧大宰亦曰以糾萬民正謂是也○李嘉會曰用刑雖貴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為重如今治主僕之訟必以名分為先

有如大體所關不先因其事之所尚則一情之得
得一法之當未必不妨其餘豈可不隨宜而施

以圜土聚教罷音皮民凡害人者寘之鼓反之圜土而施職

事焉以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也○鄭鍔曰天之體圜而大德
曰生獄城必圜主於仁而已民為不善有致死之道

聖人之心常欲生之

○王昭禹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

○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

愍作勞有似於罷

○劉執中曰罷謂不服教而困於禮義之民言其拂于中也

鄭鏐曰民不能自強於為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圜
土而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
害人之罪雖匪故為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圜土以囚
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
諸背而恥之

○劉執中曰書其罪狀與姓名表示於人是明刑也

使之猶有人

之心焉則變惡為善殆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已過也○鄭康成

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為幸

民○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善之意也猶使不得以齒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一而足三年之外則久矣故必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鍔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麗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為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

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七報反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

○項氏曰訟謂以貨財相告必使兩人皆

至於公庭

○王氏曰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

反而民訟禁矣

○易氏曰禁則止其刑於未然

○鄭康成曰古者一

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直如夫必入夫者取其直也○鄭鍔曰訟以直為主入夫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夫是自服不直矣入夫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

子隨反

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鍔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

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

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

○王氏曰以兩劑聽之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

反而民獄自禁矣

○劉迎曰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鍰三百

鍰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敢輕犯所謂禁民獄

也

○鄭鐸曰獄以堅為主金之為物至堅入金所以明其堅不入金是自服其獄之不堅矣入而不堅

又從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可致民於無獄

○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

重致民於獄

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耻之素行乎故入
東天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
謂以貨財相告為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
凡以財獄訟者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為
輕罪徒以上為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鑿曰罰其夫
以為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

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而甘入於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始失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

○賈氏曰嘉善也有文乃

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
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

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

曰上經罷民害人而麗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
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園土若舍而弗治亦
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
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耻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

音質梏

反古毒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

附著於法也

○黃氏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不可直舍蓋今所謂法輕情重者

木在足曰桎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

役○劉執中曰桎梏其手足而坐外累其形也役諸司空內苦其心也

鄭鍔曰罷民以為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為可恕

耶然所為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

桎梏使坐嘉石以耻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

之所以激其為善之心

○王氏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

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淫平民而若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

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鍔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暮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為五等而分久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苟或捨之又將為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

○賈氏曰州里任之

者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而舍之

○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坐諸嘉石以耻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晷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寘諸圜土者猶姑惟教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

教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

○賈氏曰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鄭鍔

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

無告之民立於其上冤抑之氣由此而通

○王氏曰肺在五臟

其情為憂其竅為鼻窮民以憂在內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

或謂大僕建路

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耳

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大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冤枉歟先儒以為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為哉

凡遠近惇

其營反

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

丁文反

弗

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

弟曰惇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
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錡
曰惇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
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
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
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立法
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

○易氏曰大僕建路鼓欲窮民速達甚於

遽令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

信於下非此設也速
逆以達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
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
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
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
凡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
心斂之使民無覲刑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

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

於妙反

泣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泣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

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

○易氏曰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

而已盟則軟牲焉大司寇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

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鄭

鐸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

親涖之則人無所畏涖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

失墜故貳之者衆

○王氏曰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攷事焉非特備

失亡而已○黃氏曰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于生事費財隳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為

有司存藏攷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李
嘉會曰司寇所蒞天府所登大史內史司會六官所
受皆大盟約也非
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反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
典之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
以八法蓋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
以此八法斷其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八成蓋有邦

均邦賊邦謀之不同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
典為邦之六典以邦法為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為萬
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司寇刑官之所得與
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國非此邦典而
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而何士師
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攷誤以
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
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

庶民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為愈詳故言弊

○鄭
鏞曰

弊輕於斷斷輕於定定則一定而不可移若夫萬民之訟亦可以言斷故大司徒言萬民之田則曰斷其爭禽之訟百官亦可以言弊故

小宰言以六計弊羣吏之治

○賈氏曰大宰有八

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鏞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為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

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

○王氏曰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

佐王事上帝

有在於此

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既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欽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

與於祭為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

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之義○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

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庫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

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

則重於戒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

具脩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

誓言具而不及脩則誓為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

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泣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泣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泣大宰遂以為大宰掌其誓而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

○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

大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畏禁而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

與五齊火以給爨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
潔故成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
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王昭禹曰書曰
刑官明

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
王○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

事尚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

大軍旅涖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

大事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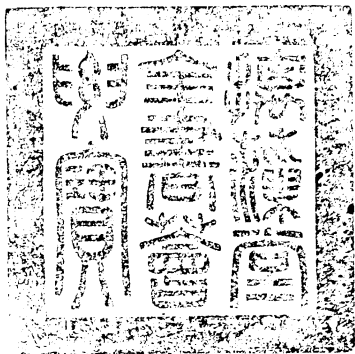
不肅

○黃氏曰不肅不清違禮犯禁刑辟施焉蹕與前一義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謹案卷五十七第十二頁後四行既懷來諸侯而
比合之刊本比訛此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舉人臣王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至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九百五十五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

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
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
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
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
殺矣○鄭鍔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為先今
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
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民當詢民
之時掌擯民而敘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

其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
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

農曰致聚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

寇之難

○鄭鍔曰寇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討亂是也

○鄭鍔曰國遷則都邑不寧將去

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

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鄭鏗曰或冢適不賢將立支

庶問民以孰宜為君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

○王昭禹曰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

○劉

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順民而為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為之師以六卿為之帥備六卿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鄉之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弊王之

謀○季氏曰以匹夫細民得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之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

許亮反

三公及州長

丁文反

百姓北面羣臣西

面羣吏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

鄉官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

○愚案百姓以

族姓言萬民以人衆言

鄭鏐曰詢民正以民為主三公答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答君羣臣卿

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

見民為貴

薛氏曰州長百姓分為甚微與三公列於北面何也教官之序鄉老二鄉則公一

人六鄉乃三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方其任賢選能則三公出為鄉老率六鄉衆庶而賓興之若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也方其聽獄弊訟則鄉老入為三公率六鄉衆庶而詢之若小司寇朝士所言是也帥羣吏衆寡而興賢能即王制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帥州長衆庶而決獄訟即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州長衆庶亦不得不繼於三公之後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賈○

氏曰案射人及司士孤西方東面此云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當在西此三詢之朝乃朝士所掌之位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知孤從羣臣之位

小司寇擯兵刃反以敘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眡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

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為擯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為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為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為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命之尊者為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

勞眡館將幣亦大宗伯為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為承
儻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為佐擯與承
擯何獨於小司寇為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
嚮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
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
之言以佐其決而已

○黃氏曰朕志先定雖然觀望
風旨為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

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
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
○王氏曰以王

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
之讀書則用灋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鄭鍔曰
刑止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
可以出乎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
○黃氏曰皆聽於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

○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鏞
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
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
情庶幾可以得其真情也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之意矣訊
已得實又至于句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書使
囚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句則我
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

○鄭司農曰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

之○劉氏曰以斷罪之書讀之
之于囚審而弗變乃用法焉
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
于旬時丕弊要囚蓋以旬為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
使之至于旬時亦誥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為治獄吏稟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
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
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鄭鐸

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茲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衆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一以責廉耻一以重國體夫為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鏐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
聽以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為主
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
於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偽則色變
氣索耳目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度哉五者雖異要皆

因辭而後見

○鄭康成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

○鄭康成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

以色為未足

又察其氣以氣充於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慊於心氣為之餒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

○鄭康成

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情偽寓於耳目

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

○鄭鍔曰心有直則耳

所聽者必疑而不直目所視者必眩亂而失直○鄭康成曰聆不直則惑視不直則眊

○黃氏

曰康成謂言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狠
明闇齷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
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
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
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刺宥

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
法以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

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鑄曰先王
制刑一定不易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
有不可加以刑如茲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
茲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
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謂無一定之制也辟
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之辟八辟蓋近
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鍔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

親之恩

○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鍔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

則其人為鄉大夫所興之賢

○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鄉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勲力立功者○鄭鍔曰凡有司勲所謂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

○鄭司農曰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

也
○鄭鍔曰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鍔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賓之辟

鄭康成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

○王昭禹曰賓謂四

方之賓客

○鄭鍔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

議勤以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
賓據王者言之耳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教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教天下
之厚其故議賢者教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
之礪其能議功者教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教天下
之勸其勤議貴者教天下之忠其君議賓者教天下
存亡繼絕而不弃先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

子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行之教天下用中於民焉
人倫之美莫斯為大孟軻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終身焉豈知所
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乎

○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赦宥特未定也然以臯陶為士

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其議之可知矣

愚案臯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
之情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
於己私是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

又幾於任情而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免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

丁亂反

庶民獄訟之中

鄭鍔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為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為果中否又為三訊

之法以刺取衆人之意果以為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探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為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鑄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

○鄭康成曰訊言也

問之以刺取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為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

○黃氏曰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隱伏萬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為可殺則亦不敢

輕殺民以為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為可宥則

宜施下服之刑上服之說先儒以為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宮刑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若以為墨劓施於面為上服宮刑施於下為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為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為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為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為輕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今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

毗志反

登民數自生齒以上

時掌反

登于天府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為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為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

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
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
穀數亦登于此為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
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
其書於天府其為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與否及
所書貳多少之數為輕重但觀其事之所施行耳○
易氏曰攷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
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

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
宰於司會登民數之後又為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
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
以為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內史於此貳之則以其
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
計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始冢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總
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

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

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

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

○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故蓋先王之民

士農工商四者不可闕一而農為重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之二則穀粟始可齊不然工商與農相半則野有曠土穀粟寡乏則四民俱病矣是以王者之制農民必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民凡飭草木者作山澤之材者養鳥獸者化八材者通貨賄者斂䟽材者化治絲枲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一而廩人每歲以歲上下數邦用月以三黼為準司民獻民數廩人獻穀數大史書之司會會之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民數穀數素定也管仲制齊國

之政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是
三分而率一也其練習民政哉

愚案古者只計民數則知國賦後世色目既多不
可只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
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鏐曰職有尊卑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鏐曰禋祀

五帝令實鑊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
與潔然後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于獄訟
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鑊之實水卑者之職而使
司寇主之此鑊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為
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
下至令尉奉引○賈氏曰為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

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
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
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辟
也

小師泣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

大軍旅涖戮故小司寇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賓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說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矣先王以為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

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

○鄭康成曰進退猶

損益也

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

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

司之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

言於王拜受之之後也

○楊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之則在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

計其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有疑也計

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鄭鑄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實之至又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

觀治象同意○鄭鍔曰六十屬為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乃命其屬人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李

嘉會曰入會會其獄

訟一歲多少之數

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

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會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五十六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

宋 王與之 撰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鍔曰虞舜命臯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為士士察也
欲其能察也士師又為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
柳下惠為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
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
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

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為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內自國中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自縣以達於四方之都家以訝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官各名曰士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歸之王國之士馬及總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羣吏與眾庶之卑以參於下刑於是乎定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

音右

又音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為仁刑罰之為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

助其禁民為非

○鄭錡曰刑罰施於已為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

未為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一身有手足馬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為矣五禁左右刑罰殆

亦如是○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

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為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又設為三

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凡以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于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

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
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
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
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
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

○鄭鍔曰閭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執中曰鄉刑糾孝本

於室家故曰宮禁宮刑之禁也

官官府也

○鄭鍔曰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

國城中

也。○鄭鍔曰入國而問禁是也。○鄭鍔曰野禁令之田律野中之

禁軍禁謹囂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為表裏或謂此有宮禁大司寇何以無宮刑竊以為小宰掌邦之宮刑則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音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鄭鍔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為施于未然之前戒勅其怠忽

施於事為之際

○李嘉會曰禁則欲其畏戢而不為戒則欲其防謹而知避

○鄭

鍔曰五禁謂之左右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

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為
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為中而五戒先後之左右
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
犯刑既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先謂未犯
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或先
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

○王氏曰先後之若盤庚上篇

則以誥先之也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盤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

戒之使毋麗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
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鍔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
湯誓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為
則作為文誥之辭以誥之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
于洛邑四方和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衆所聚人
或肆行則殘暴天物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
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

王○

昭禹曰若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所當行者皆視
典之糾萬民

王朝以為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王朝也雖

然此特別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憲糾禁無所不用

如小宰言凡宮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宮之類是也誓

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同所以

戒民則一故總曰五戒

○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

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
為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禁也憲

也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
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
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
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
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
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

相受故也

○王氏詳說曰大司徒族師比長特言相
受未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

族閭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謂誅亂
民以容民也此所以為刑官之攷

○易氏曰人有

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

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暮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

里者捨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

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比追胥

之事

○劉執中曰追襲寇盜也猶春秋追戎于濟西
胥偁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

比追胥以比什伍
使追胥二事也

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存有利存

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

所戒是有義存焉

○王昭禹曰廢事者施
刑罰有功者施慶賞

此士師所

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也○鄭鍔曰此皆小司徒與
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
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
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
賞之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
相受者使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安相

保不然刑官得以責罰之矣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鏐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為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于士師士師
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於
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

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

○鄭鍔曰司寇議令于朝士師承之以達諸外○王

氏曰掌官中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則致之于邦國都鄙也

○王昭禹

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違令則刑之所

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

上約反

二曰邦賊三曰邦謀

音牒

四

曰犯邦令五曰橋

音矯

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

曰為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鄭鍔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據以為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

攷之中士以千計者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

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

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以馭之士師何以治

之哉洵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藏欲為嚮背而

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為姦宄是謂邦

洵左傳云蓋酌之也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陰為

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謀則反間之

人陰為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謀

○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

為賊者邦謀謂姦人來於外而為謀者

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

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令之人故曰犯邦令

○鄭康成曰犯

令干冒王教令者

矯如矯制之矯上無是令輒出已意矯而

為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矯邦令盜民財國貨以自

封殖如陽虎竊寶玉大弓之類是為邦盜

○易氏曰謂竊持邦

柄以作威福

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

共為傾邪之類是謂邦朋

○王昭禹曰為私黨以亂民

是者誣以

為非曲者誣以為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為

邦誣

○王昭禹曰造訛言以惑衆

凡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

專以馭士意豈淺哉

○黃氏曰此八者士師皆有成法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

馬賊謀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

○王

昭禹曰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孽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

音

之灋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

年凶年無年欲為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知食二鬴與不能入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

未必不自荒辯之法知之先儒既以辯為別○鄭司農曰救

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條是為荒別之法又改為貶而援刑貶為證

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

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凡此皆荒貶之法以治凶荒之時不用平時之法先儒謂辯當為貶引朝士慮刑貶為證余以為貶則減損也若夫凶荒之時當辯論其荒之輕重而講究時

事以為辯救之法
不必改為賑也

○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救

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

○林椅曰荒政

雖有六聯而荒辯之法存於士師蓋鄉合之
聯民人什伍有以糾其守而後荒政可舉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王昭禹曰移民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

○劉執中曰民可徙

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調之通財若晉饑秦輸之粟糾守則糾

四封之守以防寇警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

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為王者之邦國為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為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為王者之邦亦為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下大夫

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後是邦又為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易氏曰傅謂地傅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為之要書者○鄭鍔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為兩

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為限約而有劑券以身執

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為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王

氏曰民知無傅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

○林椅曰當其

稱責已有傅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鄭錡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

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

是以祭之

○陳君舉曰忌于卯之樂保垂和之器皆警戒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

○易

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

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

尸亦類也

○劉執中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

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興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鄭鐸曰為其勝之也本於用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

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

謂宮苑皆是

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閑之際蓋無一節

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鈞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黃氏曰前導蹕辟

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隨事之尊卑用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
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為衛至
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
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為一說前車者謂車已
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
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
車為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
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

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為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
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
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亨之後非前王為在廟步行之
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
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
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一也
有前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
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

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然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
司寇前王於大賓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
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
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驅而不辟
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以前驅而辟
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
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
皆可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

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
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
宮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
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
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故以邦之大事
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事言士師無預
於邦國之大大事故以諸侯為賓而蹕於王宮言鄉士
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故以

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宮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
蹕於王宮相為異同者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
之祭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為賓之時
而已曰辟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
勢也若乃王之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
間亦有辟禮而無蹕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
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
云若大夫皆言為之前驅而辟是知三公六卿大夫

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賓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率其屬而為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卿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內則否，以邦事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

鄭鍔曰：祀五帝必有尸。

○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五帝亦有尸者，尸神主也。周

公祭太山以大公為尸祭天亦有尸此說當審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

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匱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

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

○鄭康成曰洎

謂增其沃汁○王氏曰沃尸及王盥所以致潔除污穢

○王昭禹曰小司寇實

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

所沃盥小祝則沃尸盥小臣沃王盥也鬻人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

凡剗

音珥而志

則奉犬牲

鄭鍔曰剗珥二事總謂鬻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剗珥剗謂剗割也以鬻成廟之禮鬻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剗羊血流於前乃降剗字與剗同義用犬為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鬻之時珥當為珥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為珥用牲毛

者曰刳羽者曰蚹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

○愚案詳

見肆師

諸侯為賓則率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

也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於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

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
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鍔曰令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
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
康成

曰定
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

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周禮訂義卷六十